



山谷流泉文化园位于潜山市天柱山镇风景村境内。

在三祖山西侧的山谷间,有一条溪流涓涓不息。经石牛洞的一段,名“潺潺溪”;傍青石的一段,曰“石牛溪”;至山谷出口处的一段,称“山谷泉”。这条溪流总称“山谷流泉”。旧时,“山谷流泉”被列为“潜阳十景”之一。

沿着三祖寺前的广场去往山谷流泉文化园,不多远,左边的崖壁之上可看到“山谷流泉摩崖石刻”八个大字。字如眼,洞窥着每一个进谷参观的人。九曲回廊的桥下有水,雨后的水比较浑浊,工人师傅在费力打捞着水上的漂浮物。那水应该就是从山谷深处流出来的。拾级而上,只见谷口有一方涂有青色的墙壁,中间有黄庭坚、苏东坡、王安石三个人头像,每个头像边上都是他们曾为山谷留下的诗句,有禅意。同行的天柱山管委会宣传中心主任许一川介绍:由于宋徽宗信奉道教,道教崇尚青色,又因宋徽宗天才的审美,所以青色成了宋朝之色。后来将这方墙也给刷成青色。中间的三个人都是北宋文坛的顶尖人物,按现在的说法,属于网红大咖级别。

过检票口,有座石桥,桥上有落款为可泉的人书写的楷书:横空。意即

山谷流泉

汪向军



壁立万仞 张永富 摄

石桥横空而立。也有可能是三祖寺横空而立,或者就是天柱山横空而立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两个古字,现在已用玻璃给罩起来,任由人们站在字上横空想象。桥头的绣球花开得正艳。

“止泓”——我被东侧崖壁这两个特大的楷书深深吸引住,半天挪不动脚步。大字通刻(65×126)厘米,比前后周边的字都大许多,相当醒目。字体雄厚博大,雅秀遒劲,端庄

清新,沉着方正,洒脱自如。我在“止泓”前端详良久,转身请教于许一川主任。“这是南宋武状元、抗金名将周虎于1227年应邀游天柱山,住山谷寺,为宋王朝宗室子弟、时任舒州也就是安庆知府赵希衮题写的。”

沿山谷拾级而上,一路看来,题刻者都大有来头,唐有吕渭、李翱、李德修,宋有王安石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李师中、张同之,明有胡纘宗、李元阳

潜水汤汤

疏泽民

臂之力。

午后的阳光洒在草尖上、树叶上,光彩熠熠。那是历史的折光。历史的车轮碾过数千载,一年年,一岁岁,先民勤劳的基因和智慧密码,在这里一代代传承。阳光照彻的皖山潜水,早已换了人间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纳百川的不仅是海,也有河。譬如潜山的母亲河潜水,容纳那么多枝枝蔓蔓,汇聚那么多响水流泉,才有了百万雄师的气魄胆略,才有了虚怀若谷的低调从容。

山谷流泉,一听这四个字,脑海里就有了画面,有了声音,有了意象。若是文人雅士在此题诗作赋刻上岩壁,那些只有石刻而没有响水或是只有流泉而没有石刻的名山,会做何感想?潜水之北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就是这样,藏在三祖寺身后的矮山里,连个博眼球的招牌也没有,一如潜山之“潜”,低调得很呐。

越山谷桥,过舒公亭,跨漱玉桥,经东坡别业,绕石牛,一路尽是流泉响水,跌瀑流泉比比皆是。稳步换景,一步一石刻。石刻喜水,那些临水的岩石,只要能刻字,都被刻上了。民国九年《潜山县志》载曰:“清溪两岸,环壁刻唐、宋人诗,使之无隙石。”无隙石,所言不虚。不起眼的山

谷,引来才子文人云集徜徉,吟咏唱和,题词勒石,一溪风雅,令人叹服。这些摩崖石刻随物赋形,飘逸灵秀,巧夺天工,俨然一座天然艺术博物馆、书法展览馆和碑刻长廊。

山谷的石刻有响水相伴,平添了不少豪气。譬如山谷桥上的石刻,楷体“横空”二字,被嵌上玻璃,架于桥面,任人踩踏。也许你觉得奢侈,可是,人家的石刻多了去,闲着没用,就这么任性地当作桥梁,你能怎么的?

坐在溪谷巨石上,面石壁而思。光阴的刻刀年复一年地在刻石上行走,并没磨去镂进时间深处的文字。那些石刻上的文字,被清澈的泉水倒映、拓印,流入下游的潜水。我仿佛看到,潜水河里流淌的,全是潜阳大地上的先贤文墨和千万年的古文明密码,密密麻麻,折光闪闪。

“潜水出潜山,潜山恨水。”这是有人出的上联。我一愣,潜山之灵秀,得益于山,得益于水。水成就了潜山,潜山怎么可能恨水?

确有人恨水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“章回小说大家”和“通俗文学大师”第一人张心远,笔名恨水,以警示自己,发愤图强。他勤奋读书,专心写作,一生创作出了中篇小说120余部和大量的诗文,前无古人,

等。“就其山而凿之,曰摩崖。”在天然的山崖石壁上摩刻文字和造像,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,盛行于北朝时期,此后一直连绵不断。在长约2000米的山谷两岸石壁及谷底,自唐代至今存留名家石刻300余方,随物赋形,巧夺天工。有的摩崖石刻是为三祖寺还有祖师而留,上上下下遍及山谷,实为山水摩崖大奇观。真、行、草、隶、篆五体书法俱全,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,简直就是一座石壁上的书法博物馆。1981年9月,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“山谷流泉摩崖石刻”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立碑以示。石以字得以坐拥千古。山谷流泉的中段,有一青色巨石,状如牛,横卧溪边,上有宋、明两代题刻“天下奇观”“石牛”等摩崖石刻10余处。画家李公麟曾为其画“倚牛读书图”(今佚),黄庭坚亦题诗于“牛石”上。

绕过石牛,前方的山谷居然升起了雾,如同仙境,正如元代诗人吴俊在诗中描绘的那样:石牛洞里诗无数,尽在烟云缥缈间。那么诗人吴俊也见过这雾的。游人也在雾中纷纷合影留念。许主任边走边为我们介绍,说这里也还有你们桐城人留下的真迹,像明朝齐之鸾等。接下来又指着庚申小寒黄庭坚所书写的青牛篇讲了个故事:苏轼曾吐槽黄庭坚的字就像“死蛇挂树”。从这幅行书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黄庭坚书法的特点,长撇长捺,宛如长蛇倒挂在树上,垂着身子。

盘桓山谷泉边,感受摩崖石刻的底蕴,不知不觉中,真要“坐石上以忘归”了。

堪称奇才。

为拜谒这位奇才,我怀着虔诚之心,来到张恨水故居。故居四合院式建筑,前后两进。1912年,张恨水在这里居住生活,读书创作,并将他的书房命名为“黄土书屋”,成为他写作生涯的新起点。彼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影,他端坐在窗前,提笔挥毫,在煤油灯微弱光线的照射下,静默成一尊蜡像。

故居无人居住,空空荡荡。但是,故居的主人用过的器物还在,生活过的气息还在,先生留下的气场还在。一拨拨学子来到这里,参访拜谒,以此为镜观照自己,砥砺自己珍惜光阴。

“来牛去马中年眼,朗月清风万里心。”先生的文学之光,如朗月映照了潜阳大地。文学之光被一代代潜阳人接力,传递,一如潜河水,不息流淌。

四

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再次来到潜水河边,依然是千军万马,浩浩荡荡。没有起点,没有终点。河水送走了许多东西,又送来了许多东西,这,其实是给我们以某种提示和隐喻:潜水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水,它是远古而来的时间、潜阳大地上的文脉和被一代代潜阳人传承的自强不息、砥砺奋进的密码。

我想起了几十米之遥的潜山野寨中学。这座建校八十年的省级名校,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。站在河边,我看到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,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进校园,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

校园里,书声琅琅。校园外,潜水汤汤。